# 胆小鬼在行动

悬疑探秘小说·成长版

## 老木箱中的皮影儿

谁比谁胆大 谁看谁胆寒

卫斯理式的奇幻惊悚 福尔摩斯式的悬疑推理

带你体验"过山车"般的心跳感觉

YZLI0890120784

绿蒂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 胆小鬼在行动

悬疑探秘小说·成长版

## 老木箱中的皮影儿

绿蒂 著

宁波市鄞州区图书馆
藏书
YZLI
YZLI0890120784

谁比谁胆大 谁看谁胆寒

卫斯理式的奇幻惊悚 福尔摩斯式的悬疑推理

带你体验“过山车”般的心跳感觉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木箱中的皮影儿/绿蒂 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7

(胆小鬼在行动)

ISBN 978-7-5113-0024-9

Ⅰ.老… Ⅱ.绿… Ⅲ.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 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0901 号

**胆小鬼在行动——老木箱中的皮影儿**

**著　　者**/绿　蒂

**责任编辑**/文　心

**责任校对**/高晓华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94 毫米　1/32 开　印张/48　字数/921 千字

**印　　刷**/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024-9

**定　　价**/90.00 元(共六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 胆小鬼在行动

悬疑探秘小说·成长版

## 目录


- 那是小皮影儿偷吃的 / 1
- 邀请表姐捉皮影儿 / 8
- 爷爷身后是谁？ / 14
- 午夜，它又来了 / 19
- 糟糕的预感 / 23
- 谁在策划密谋 / 31
- 它在偷东西 / 36

- 邮票上的皮影儿被剪走了 / 41
- 幽灵作怪 / 47
- 爷爷的眼睛躲着我 / 51
- 我猜得没错 / 56
- 浴室外的响动 / 62
- 录下它们的踪迹 / 71
- 它们剪了表姐的裙子 / 77

- 我的古怪同桌 / 83

操场上的分析 / 90
厄运降临 / 101
离家出走 / 111
揭开尘封的记忆 / 126
三十年前的皮影儿风波 / 136
在梁上的跳舞小皮影儿 / 144

可怕的报复 / 149
神秘的剧场 / 156
我看到他们顺着天窗爬进来 / 167
爷爷失踪了 / 172
表姐六岁的骇人秘密 / 180
老木箱子里的暗道 / 185
废墟里谁在唱戏 / 193

精灵之家 / 197
赶快逃命 / 206
皮影儿作坊 / 217
皮影儿们的头儿 / 222
小皮影儿做了我的人质 / 232
能活着逃出去吗？ / 236
怀念小皮影儿 / 24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 那是小皮影儿偷吃的

你们知道，凡是很老很老的人，都有点儿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爷爷就是这样，他有一只很大很重的老木箱。

我动爷爷的什么东西，他都跟没看见似的。

只有接近这只大箱子，“菲苾，”他总是会这样大喊，“赶快去做作业。”

可我已经十二岁，知道该做些什么了。

但可不敢跟那个老古董抗议，只好装模作样地往书上画小人儿。

爷爷的房子有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客厅和一间卫生间。

卫生间的门，正对着爷爷的卧室。

我每次去上厕所，都会看到爷爷的老木箱趴在床头。

有时候好像往左动，有时候好像往右动。

越是使劲儿地看它，它越动得勤快。

也许是我神经太紧张的缘故，但我一直认为它有某种神秘的魔力。

这只老木箱上，总盖着一块儿蓝底白花的棉布，被阳光和灯光照射后，产生一种凹凸不平的质感。

使我总觉得台布下，有只手在开箱子。

我去厕所的次数更勤了，故意把门留一条缝儿监视

老木箱。

每次，就在我以为这只会跑的老木箱会露陷儿时，爷爷总会像变魔术似的跳出来，说要拉肚子。

他准是故意的，但我什么也不敢说。

爷爷有对付我的绝招儿，总会掏出笛福，或凡尔纳的游记，让我学习。

可我已经看得不下几十遍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他们大人无论闲得抠脚指，还是挖耳朵，总见不得小孩子无事可干（这种事只包括做作业）。

“你又要干什么？”我刚要将脑袋，伸进爷爷的卧室，他就从马桶上站起来，大声说“把沁园春雪给我背熟！”

“我已经背得很熟！”

爷爷又要拿晕倒威胁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老木箱这么紧张。

越是这样，我就越好奇。

午饭后，在他要去小花园散步时，我谎称肚子痛，赖在床上。

爷爷疑心很大，竟将他卧室的门锁上，将钥匙带走了。

并气哼哼地说，知道我的鬼主意。

如果不是那一次秘密交谈，我不会对老木箱有什么好奇。

那天晚上，我被一阵争吵声吵醒。看到爷爷和爸爸，正严肃地坐在老木箱面前。

在他们的背影中，跑过几个蹦跳着的小人儿。

“他们已经有很久没有洗澡了。”

“一般的技术，没法儿为他们洗澡，你想毁了我的伙计吗？”爷爷很少有发火的时候。

“如果不更换一下，他们的手脚真就不利索了。”

“用不着你说，我会解决得非常棒！”

我看得出神，被走廊中的足球绊了个跟头。

他们俩回过头，冲我大喊。

“睡觉去！”

我刚要冲上去看个究竟，他们就慌慌张张地关上老木箱，轮流训斥我，押送我回卧室。

所以从那以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老木箱。

爷爷平时总有个习惯。

只要让我独自呆在家里，总会假装忘了拿什么东西，回来突击检查。

所以，我就躺在床上。

直到他满意地翻了点儿什么带走时，才一跃而起，趴到爷爷卧室的门前。把脑袋侧歪着，一只眼睛正对着门缝。

刚开始，什么动静也没有（除了我砸门的拳头声），“得把它们引出来。”

我假装肚子痛，哼哼着大喊，我要睡觉啦。

然后飞速将耳朵贴到房门上，猜想那帮“伙计们”一定会上我的当。

爷爷的卧室里，依旧静得可怕。

让我无法不想到他们是精灵什么的，不会在白天出来。

尼尔斯也是撞了运气，该他倒霉。

我可不会是那么坏的孩子，我要和它们交朋友。必要时，就一下子扼死它们。

我拉上所有的窗帘，让房间变暗。

又在厨房找些面包粉，撒在爷爷卧室外的走廊中。

如果真有鬼怪精灵跑出来，就会在地上留下脚印。

可等了很久，地上也没出现一个脚印。

一定是一帮精明的家伙，正从门缝窥视我。

可看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为了让我不打哈欠，只好趴在地板上耐心地等。

除了在上课时，我的瞌睡虫一般很少出来捣乱。

可这时——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哎！快看看，多愚蠢的家伙！”我被一声好像是猫叫的说话声惊得一下子坐起来，看到一个小皮影儿，一瘸一拐地爬到我的小腿上，狠踢了一脚。

“跟上来，快跟上来。”它朝门缝使劲儿地轮着胳膊。

爷爷卧室的门缝中，又陆陆续续挤出一排小皮影儿。

他们穿着花花绿绿，就像一个戏班子。

那个头戴武松帽的小皮影儿，两个跟头跃到我的膝盖上，将踢我的小皮影儿揪了下去。

“得赶在那个老头儿回来之前，去厨房弄点儿吃的。”武松帽小皮影儿大吼道。

“可我们从未碰上过这么倒霉的事儿，这小丫头已经知道我们的秘密，怎么办？”瘸腿小皮影儿还想再给我一个飞脚。

“不会有人相信她的话，赶快走吧。”

为自己干过的蠢事，我总会后悔万分。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后悔——为什么没有跟爷爷一起出去？

我害怕极了。

可嗓子眼儿里好像塞了块年糕，怎么也喊不出来，动弹不了。

小皮影儿一排排从我的膝盖上蹦上来跳下去，排着长队，拐进了厨房。

冰箱的门"啪"地被打开了；

微波炉转动起来；

菜板上，有均匀的切菜声；

还打碎了一个盘子。

碎片顺着地板滚过来，滑到我的手背上，划出一条细长的口子。

不知道那些小皮影儿在干什么！使劲儿扭动身体，还是无法动弹一下。

我非常害怕，越是害怕，越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只能瞪着眼睛，等待爷爷赶快回来，抓住它们。

不一会儿，小皮影儿从厨房走出来，排着队从我身上跃过，一个个胖鼓鼓的。

那个瘸腿的小拐子，又给了我一脚。

"喀嚓"一声，我的腿好像被踢骨折了。

我吓得浑身乱颤，眼前地动山摇。

就在慌得立马要倒下（我一直在坐着），突然睁开眼睛，爷爷冲我大吼。

"看你干得好事儿！"

我坐在面粉堆上，全身上下就像一个雪人儿。

“绝对不是我干的，我只撒了薄薄的一层！”

半天，我才从惊恐中挣脱出来。

我几乎被埋在面粉堆里面。

更让我害怕的是，身上、地板上都是小脚印。

在小腿内侧还有两个大坑，分明就是小拐子踢的。

“听着，菲苾，做了就是做了，不要跟我扯谎！”

“就是没干！”我歇斯底里地大叫，脑袋中一片空白。

可爷爷说我太过火，一整袋面粉都被糟蹋了。

“看，这是什么？”我指着身上和地上的脚印，极力使爷爷相信，并站到我这一边，去抓小皮影儿。

可他竟对我的证据，视而不见，对我的话，充耳不闻。

他将我拎进厨房。

“啊！”我尖声大叫。

冰箱的门大开着，遍地都是食物碎屑。

菜板上躺着半根胡萝卜；微波炉里有两个爆鸡蛋；地上到处都是盘子的碎片。

“你还想撒谎，做了就是做了。”

眼前一阵眩晕，可我克制住了。

我要向爷爷证明，我是清白的。

“看！”我抬起手背，让爷爷看手上的伤口。

爷爷脸色惨白，一脸伤心，他真以为是我做了这一切坏事。

“爷爷，听我说——”

“回你的卧室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爷爷真的生气了，我百口莫辩。

无论怎么解释是小皮影儿干的，他都好像跟没听见似的自言自语，要将我送到爸爸妈妈那里。

我说小皮影儿踢折了我的腿，还有“喀嚓”一声。

爷爷说那是开门声。

我又大喊它们偷吃了厨房里的东西，还打碎了盘子。

他说世界上，没有谁会相信我的鬼话。

“出来！”

“给我出来！”

我拼命砸门，让小皮影儿出来承认错误。由于惊吓和委屈，全身颤抖，泣不成声。

“好了，好了，冷静一下。”

爷爷突然改变态度，温和起来，“我要和你的爸爸妈妈——好好谈一谈这件事！”

虽然他不再皱眉头，但我知道那是假装的。

小孩子对大人的言行，就是这么敏感。

天哪！他要告诉爸爸妈妈。

你们知道，我从来都不愿意在爸爸妈妈面前，假装承认错误。

可他们偏偏就有办法，让你承认。

我想求爷爷，别再惹爸爸妈妈发脾气，因为他们都是事业强人。

越是这样，就越不允许他们的孩子有一丁点儿缺点。

他们在外面，总是彬彬有礼，可对我却大吼大叫，发起脾气来没完没了。

但因为惊吓和委屈，我累极了，迷迷糊糊，连说话和

擦眼泪的力气都没有了。

被爷爷抱进卧室。

## 邀请表姐捉皮影儿

当我从昏睡中醒来，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一个漂亮的护士，在给我量体温。

头顶吊瓶药液滴落的速度，就连慢性子也要大发脾气。

我就害怕，这种动也不能动的姿势，总能让我想起那几个小皮影儿。

“能不能让它们快点儿！”我故意扭动胳膊。

“不要自作主张！”

爸爸一双强有力的大手，使劲儿地扼住了我的手腕，但声音温和得像只蚊子。

妈妈也温和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我得和你好好谈谈！”

不知道你们的家里，是否也是这样。

每当我生病，他们都会装做这么好的脾气，好像从来就没犯过歇斯底里症。

越是这样，我就知道自己，病得越重。

有一次，我甚至冲动要写一部关于从亲人的行为举止了解病到何种程度的医学书。

爸爸妈妈说这主意非常好，但暗示我要改掉这个异想天开的毛病。

“菲苾！”

妈妈将双手端庄地按在大腿上，盯着我看，似乎要盯到肉里去。

这是她每次教训我的前奏、开场白，又是一大堆抱歉内疚之类的话。

说什么平时太忙，没时间照顾我，等忙完这一阵，要带我去哪个半球，旅游什么的。

按她的说法，我应该将整个地球都转遍了。

可说真的，连市郊的冒险谷，也一次都没去过。

我沉思默想了几分钟，就把事情经过细细说了一遍。

但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情，而是和一位心理医生——成了好朋友。

他每周都要带一些问卷，让我填来填去，又打一大堆比方让我回答。

最后又问，如果地球被水所淹没，只能带几样东西，我要怎么选择。

直到心理医生宣布，我完全正常，才被允许再次回到爷爷家。

这期间，我请教了不少朋友，包括同桌崔林。

可每次当我将那天下午的事情，细细讲一遍。他们都说我以后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大作家，这故事太好了，还让我再来一个什么的。

我也开始怀疑，小皮影儿是否真的出现过，或许是

我得了梦游症。

想来想去，我写了一封邀请信。

邀请叔叔家的表姐，来陪我。

更大的愿望是——要证明，我没有撒谎。

她虽然比我大一岁，却长得又柔弱又娇气，能被一个喷嚏吹上天。

胆子很小，从来都没有顶撞过爷爷。

这让爷爷非常自豪和满意。

可她的胆小，很令我恼火。连半夜上厕所，都要让我在门外站岗。

她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爱唠叨，唠叨起来没完没了。

有时候在学校发生的那一丁点儿小事，都要不厌其烦地说上好几遍。

只要看到你眼中有一点儿兴奋神色，就又会找些无聊的话题，没完没了地说下去。

但通常情况下，她是看不出来你是高兴还是生气的。

所以这更可怕，我也试着帮她改掉这个毛病。

可没办法，她的爸爸妈妈和我的爸爸妈妈，却非常喜欢。

因为她总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在上课时吃巧克力看漫画书啦，又在下课，给了哪个男生一巴掌之类的小事。

真的——我认为这都是小事。

就因为她这些毛病，我才宁可住在离学校很远的爷爷家。也不愿住在学校附近、她家那栋漂亮的小别墅中。

可爱的表姐名叫彬彬，和我一个学校，并不幸地和我一个班级。

我知道说了真相，她一定推说还要补习英语。

所以就非常肉麻地告诉她，我实在太想她啦。爷爷家的冰箱中，最近新购置了一批食物，多得吃不过来，我非常乐意同她一起分享。

第二天是星期六。

刚吃过早饭，表姐就来了，拉着很重的行李箱。

“爷爷！”

她像一辈子没见过爷爷似的，扑到他怀中，紧搂着不放。

“表姐！”

这是我第三次叫她。

我好像是个透明人儿。她甩一甩头发，直冲我的卧室，把自己的东西，都摆在写字台上。还带来两个布娃娃。

我要她分我一个，她白了我一眼。

我奇怪，她在我面前，为什么就一点儿也不胆小。

“那你就别用我的桌子！”我气愤地大吼。

“这是我爷爷家！”

“也是我爷爷家！”

爷爷进来，表姐一下子又扑进他怀中，擤鼻涕，说我欺负她。

还嗲声嗲气地说想吃冰淇淋。

那娇气劲儿，真想让我给她两下子。

不过，这点儿小冲突，并不会影响我跟表姐的感情。

我拿一块宠物橡皮，跟她交换了一个布娃娃。

还将房间的使用权和管理权，都交给她。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发现表姐突然变得可爱极了，说等我明年过生日，要将那件百褶裙送给我——就是她五岁时的生日礼物。

她说我太像个男孩子，不应该穿肥肥大大的衣服。

头发要留起来，等小学毕业时的毕业照，看起来得像个成年人。

还坚持要检查我的美术作业，说我很幸运，有一个漂亮可爱又聪明的学姐。

还气愤地给我的前桌，写了一封信。

说如果再敢欺负我，就拧断他的脖子——我知道她没这个胆量。

我要一点一点地，将老木箱的秘密，透露给表姐。

在吃曲奇饼干时，我问，“你是否经常会做梦？”

“经常会做梦！”表姐清脆地咬着饼干。

“梦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什么都梦！”

“如果梦见，从爷爷的卧室中，走出一排小皮影儿，你会怎么办？”

不等她回答，我又说道，“就是你明明看见了，但所有人都说那是一场梦。”

“不准开这种玩笑！”

表姐将曲奇饼干都摔到我脸上。

她总是这样，最害怕你讲一些身边会发生的事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